

編主境另刊

集二第刊叢本劇

鳳頭釵

潛于魏

行印局書界世

釵頭鳳

四幕劇

光緒三十三年三月
上海世界書局
朱清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再版

劇本叢刊 第二集 釵頭鳳

實價國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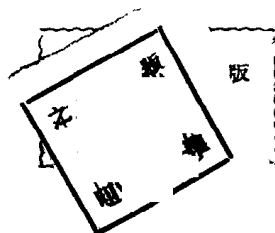
外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魏 于 潛

發 行 人 李 煜 瀛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

人物

游客甲（男）

游客乙（女）

陸游

園丁

唐蕙仙

狄英

陸母

靜因

沈逸雲

趙士程

妙月

羅玉書

小諸葛

佛婆

半地仙

小使

時間——

序幕

南宋慶元四年戊午（公元一一九八年）初春

第一幕

第一場——紹興十二年辛酉（公元一一四二年）春

第二場——當天午夜到黎明

第二幕

第一場——離第一幕半個月後

第二場——當天夜晚

第三幕

離前幕半個月

第四幕

紹興二十六年丙子（公元一一五六年）春

序

幕

原书空白页

人
—

游客男

游客女

老園丁

老翁（陸放翁，時年七十四歲）

時
—

南宋慶元四年孟春

地
—

山陰沈氏南園

景
—

南園的一角

春剛帶來一絲溫暖早梅已結出蓓蕾。

完園日暮，斜陽照着一棵蒼鬱的老紅梅，綠苔斑剝，被螻蛄蛀蝕半空。但它依舊有着生的活力，蒼勁的梅幹已長滿了纖嫩的花蕾。

頹敗的松木小橋，宛如倒在地上的老醉漢，歪歪斜斜地橫躺在那兒。橋下一泓春波。橋頭長着尺來高的野草。沿河幾支殘柳，依舊搖曳生姿地賣弄着她老去的風情。月洞門傾圮了半邊。短牆外幾座樓台依稀一座老亭，蛛網牽聯，屹立在中間。幾疊石級上去，褪了色的朱漆欄杆，正似遲暮美人殘褪了的鉛華。——風雨剝蝕了她的青春。——亭上一方橫額：「滴翠」兩字，體寫北魏，靈秀飄逸。然而也灰塵密蒙，黯無光彩。粉牆頹落，依稀殘留着若干文人雅士的題詠。草叢中，頑石邊，幾條石凳石桌還安靜地躺着。

幕啓——

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分，一抹淡紅照射着滴翠亭，照射着柳梢頭，也照射着這荒蕪頹敗的沈氏園。春寒料峭，索索的晚風吹來，畢竟還使人感到陣陣寒意。

是該歸巢的時候了，夕陽照着羣鴉尋覓着自己的家。

不知是什麼人哪，吹起一支洞簫，勾引起人對這暗前的光明懷着無限留戀。

遠遠地有兩個青年男女走來。他們穿過月洞門，似乎有「豁然開朗」「別有洞天」的感覺。年輕的男人不禁輕輕呼着——

男 (輕微地) 啊! (對女) 可不是我記得這兒是頗有點亭台之勝的來! (他們走上小橋, 一眼望見那株初

開着的老紅梅, 高興地) 你看, 在這兒了!

女 什麼?

男 (一指) 老紅梅!

女 (不禁也高興起來) 呵! 這可給你找着了!

男 (走近梅樹, 鑒賞地) 我說末, 哪來這一股清新欲絕的幽香, 原來它偷偷地開在這麼一個好所在。

叫我好找。(假着女) 你瞧, 這亭台, 這一帶花牆, 這小橋, 橋下的流水, 再拱着這一株花蕾滿枝的老

梅樹……(似乎有點迷醉)

女 (受了他的影響, 同感地) 唔……(忽然, 離開了他, 歎息地) 唉……(輕輕地搖着頭)

男 唔?

女 (感喟地) 可惜……(低吟着) 「似這般, 都付以斷井殘垣」了!

男 噯! 要這樣才能顯出這座沈園的好處。(依然不勝低徊)

女 (有點不然) 我可看不出!

男 (沒注意她的話, 祇顧自己找尋什麼) 唔!

女 (不悅) 好了! 名園也算逛了, 梅花也看了。可該回去啦!——你, 你找什麼?

男 不，我找樣東西。

女 找什麼？

男 （不理，自管找） 咦？

女 你見鬼！天都快黑了，還有什麼找出來的？你找吧！這麼一座東倒西歪的荒園，我可沒雅興奉陪了。

男 嚟！別走！——你就不知道這荒園日暮，足以叫人留戀吟味啊！

女 好！那你就一個人在這兒大發雅興吧。我可得先回去啦！（一撇嘴）哼！我看這黑黢黢的山洞裏，回

頭鑽出個狐狸精來，看不把你吃了！

男 別胡扯，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到了這兒，那有入寶山而空回的道理。（走上老亭，四面尋覓。）

女 （嘲笑）原來你是檢寶來啦！（見他一本正經）嗨！你到底要找什麼呀？

男 你別問，找着了再告訴你。

女 （有點恨恨地）你……（生氣似的）我走了。

男 別走，別走！告訴你！我找一首題壁詞。

女 誰的題壁詞？你那末起勁！

男 對你說吧！陸放翁！

女 陸放翁他？——本朝的大詩家！

男 對了。你還記得他的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？

女 嗯！我倒喜歡他那句「重簾不捲留香久，古硯微凹聚墨多。」怎麼？他有詞題在這兒？

男 嗯！自然有。老實告訴你吧！今天找你來游園，看梅花還在其次，主要的，讓你看看這首題壁詞。

女 看你說得那麼鄭重其事，好像裏面大有什麼文章似的。

男 正是大有文章呢！你知道「釵頭鳳」的牌名兒？

女 嚶！知道。

男 這正是一首調寄「釵頭鳳」的詞。其中包含着一段放翁年青時的傷心恨事。

女 哦（引起興趣）那該是一首豔體詞了？你唸給我聽！

男 我祇記得其中有「東風惡，歡情薄」及「春如舊，人空瘦」的句子。

女 好！這可招出來了，你原來沒安什麼好心眼兒！

男 （不解）什麼？

女 說是逛園子，看梅花，我木頭人似的讓你擺佈，出了南門，過禹跡寺，二十來里路趕了來，原來叫我

看首歪詞來的。你好你好！

男 （急分辯）你別冤我，你看了這首詞再罵我好不好？

女 （賭氣似的）我不要看！

男 (着急) 你看你，你——

女 那末，你說詞在哪兒？

男 哪兒？(尷尬，到處尋覓不見) 咦！怎麼找不到啦！我明明記得題在這上頭的！

女 我知道你又哄我！

男 哄你？真冤枉！我跟你起誓好不好？

女 那怎麼會找不着呢？(幫着找) 年代遠了，舊題的也許風吹雨打的剝落漫蝕了。

男 不會的！這是有名的古蹟，園主保存還來不及，怎麼會讓它淹滅掉呢！

女 那詞準題在這牆上麼？你記得那麼清楚？

男 (略一沉吟) 噫！這倒不敢說了！也許在那邊水閣裏。咱們上那邊看看去。

女 要是也沒有呢？

男 那我倒不信，總不外乎在這園子裏。既然來了，就把這沈園翻了過來，也得找出這首「釵頭鳳」再走來來！(拉着女的手，繞過假山石，不見了。)

(有頃，月洞門那邊一位老翁曳杖而上，約模七十多歲的樣子，衣服寬大，帶着風帽。銀鬚長長的飄洒在額下。軀幹碩長，面色紅潤，酒脫而壯健。他緩步走過了小橋，看着這日暮荒園，池沼依舊，景物全非，似乎給他很深的感慨。)

翁

（低低地獨自唸叨）想來，

又怕來。

怕來——

又爲什麼走了來？

（低低的吟了起來）嚶！

路近城南已怕行，

沈家園裏更傷情，

（撫摸那株老紅梅）

香穿客袖梅花在……

（無限感喟）梅花依然無恙，

（追憶似的）那一同看花的人呢？

……

四十年來，夢斷香消。

（自嘲似的）七十多歲啦——

該入稽山作土了吧？

還懷着這樣的心情，
重來這舊遊之地，
憑吊，感慨，不能自己。

(徘徊久之，走到滴翠亭前) 噯！真是——

壞壁舊題塵漠漠，

斷雲幽夢事茫茫！

(深切的看了幾眼，轉到假山石那邊去了。)

(天色漸漸暗下來，那面來了一位老園丁。白髮蒼然，僂腰曲背，有點重聽。)

丁

(高聲邊嚷邊上) 關園門嘍！喂！關園門嘍！裏邊的客人快出來！要落鎖關門啦！喂！人呢？哪兒去了？見鬼，沒有人。——(自己不信) 沒人來過？——唔！眼花了。(回身蹣跚的走了幾步，又停住) 唔！不對不對，我明

明看見一男一女前後走進來的。哦！他們許走到那邊水閣上去啦。讓我再叫一聲。(大聲地) 客人出來！關園門嘍！

(老翁自假山石邊轉了出來)

翁

(徐徐地) 老——管——家。

丁

(想不到身後有人叫他，楞了一會認辨不出) 您是……？

翁 (微笑地) 唔?

丁 (認出來是他) 啊!是您呀! (似見故人, 嘮叨地) 我說呢, 這時候, 誰會在這兒叫我! 原來是您這位老神仙! 您老好呀! 府上少老爺孫少爺都好呀!……

翁 (連聲地) 好好! 多謝老管家, (稍頓, 看他) 你倒也健, 還在這兒啊?

丁 (沒聽清) 唔?

翁 (微笑) 我說: 你倒還健!

丁 哦! (連忙) 唔! 唔! 托老神仙的福! (指指耳朵, 高聲地) 別的還好, 就是耳朵……聲音小點就聽不清楚。 (高興地) 老神仙, 我可等了您好幾天啦! 打立春起, 這兒花開了, 我就一直盼着您, 昨兒天氣一暖, 花越開多了, 我知道您這幾天準要來啦!

翁 (點頭, 微笑) 唔! 要來的! 我要來的! 我要來看看這梅花, 看看這園子, 唔——也來看看你。

(男女二游客上來, 看見他們二老, 站住)

男 (在邊上, 輕輕地對女) 嗨! 快看這幅荒園二老圖!

(女的領首, 站在旁邊看着他們)

丁 (沒聽清剛才翁說的話) 啊? 您說什麼?

翁 我說我是要來看看這兒的亭、台、草木, 也來看看你……

丁 啊！不敢當，不敢當！（直睜着眼望他）老神仙，您真是愈過愈仙健啦！您今年七十……？

翁 七十四了！

丁 哦！（點頭笑着）

女 （輕輕地對男）有點意思！

男 （點頭）唔！（輕輕地阻止她，叫她別作聲）

翁 老管家！現在這兒的園主，姓什麼了？

丁 啊？哦！姓汪。唉！這短短的幾年，就換了三個主啦！——當年沈爺在的時候，您老哪天不走上一兩回呀！飲酒，論詩，看花，下棋。常常聚合了幾位爺談論些國家大事。有說，有笑，有時候也敢罵，敢哭！——唉！想起那時候的熱鬧勁兒，現在真是大變啦！

翁 （另有所思）也不過是五十年吧？——這山陰有名的沈園就這樣的頹敗了！

丁 唔——（回憶地）是有五十年了！

翁 （感慨）沈園——老了！這些樹木、小橋、亭台……老管家，它們正像你我——

丁 （不明白）像您我？

翁 像你我頭上的鬚髮，花了，白了，老了！

丁 喂！（不禁也勾起一陣異樣感覺，有點憤憤然）老倒是不怕，這種世亂荒荒的年頭，老了，死了，也沒甚可